



平度路22号



永安大戏院旧照

## 酒友相惜 台静农与老舍的小馆友情

平度路33号,在档案中,以茅荣丰的名字出现,“主业绍兴酒,经理是浙江绍兴人茅济川,开办于1934年”,酒馆主业是卖酒,兼营下酒的小菜。这家酒馆之所以后来为人所知,是因为尽管店面不大,却有不少名人光顾过。

1936年的夏天,一位30多岁的讲师出现在鱼山路国立山东大学。这座鸿儒聚集的象牙塔,有着众多的教授名家,短暂的青岛教学生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台静农。

1935年8月,台静农在胡适的介绍下前往厦门大学文学院任教。一年后,辞职转赴青岛。台静农来青岛的原因,在他给胡适的信件中可以看到:“适之吾师……生本年度原系仍留厦大,惟因今春在厦,身受湿热甚重,常为疾病所苦,适有友人在山大,遂来此充一专任讲师。山大校长为林济青氏,省政府委员,曾任教会齐鲁大学校长,此次长山大,闻系韩主席保荐。此校无文学院,仅有国文、英文两系,全校学生四百余人,国文系学生六十余人”。

台静农在青岛的时间不长,也就一年的时间。“此间秋高气爽,远非南海滨热湿可比。校中上课已一周,学生尚沉静,似无嚣张之气。”国立山大的学生,让他体会到了教学的快乐。当然,让台静农更快乐的,莫过于青岛的老酒。

台静农爱喝酒,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于是,有了这样的诗句:寂寞清尊醒醉间,怒雨奔涛亦壮怀。台静农常言:“痛饮酒,谈离骚,可为名士。”

台静农没有赶上以杨振声为首的国立青大酒中八仙组合,不过还是找到了共饮的酒友。据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说,台静农住在恒山路,门口是龙山路,与老舍相距很近。所以,他后来专门

撰文《我与老舍与酒》怀念好友兼酒友。1936年的秋末冬初,台静农认识了老舍,“先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晚上,在一家老饭庄,室内的陈设,像北平的东兴楼。他给我的印象,面目有些严肃,也有些苦闷,又有些世故;偶然冷然的冲出一句两句笑话时,不仅仅大家轰然,他自己也‘嘻嘻’地笑,这又是小孩样的天真啊”。于是,两个都爱酒的邻居越走越近,他们常常和周围的朋友一起下馆子。

“苦老酒”对于台静农来说,犹如一扇记忆的大门,尽管离开青岛多年,还是会让他想起老舍,想起青岛。据他回忆,卖这种苦老酒的酒楼叫做茂(即“茅”)荣丰,位于青岛平度路,但也有人考证过,认为台静农记忆有误,因为茅荣丰是浙江酒楼,不卖苦老酒,他说的应是酿春酒家,但根据酿春酒家开办的时间为1939年来判断,这种说法有误。

有老青岛人称,老舍、王统照、吴伯箫、台静农等常到茅荣丰饮酒之后点上几段京剧,酒馆的顾客一齐喝采。可见这家酒馆应该不仅仅是卖绍兴酒这么简单,兼卖当地的老酒也不是不可能。

而绍兴酒也是文人们的最爱。当年活跃于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酒中八仙,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30斤一坛的花雕搬到桌前。经常是薄暮入席,夜深而散。花雕是绍兴产的米酒,醇厚,不容易上头,是文人清谈的最佳选择。

1937年7月1日,台静农离开青岛。后来,他与老舍又在四川相遇,“他已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真个清瘦了,苍老了,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了”,两位老友见面,难免又是喝酒怀念青岛时光……

40号

41号

42号

44号

泰丰园餐馆  
经理康令斌  
1940年

致美楼  
经理徐经儒  
1941年

兴隆号土产  
经理唐成鼎  
1947年

公新藤号  
经理张又生  
1946年



殷宝义利用之前的名望,锐意经营,又从天津等地聘请到了梅兰芳、余叔岩、尚小云、马连良等前来演出,场场爆满,声望再起。1933年的《青岛指南》中记载,当时大舞台的票价,特等座每人七角,头等座四角,二等座二角,包厢一元。而当时每袋面粉才两元,所以到大舞台看戏属于有钱人家的“奢侈”行为。在这座戏院里,一次又一次地再现名角身影:1938年,吴素秋与袁世海来演出《霸王别姬》等戏;自1940年起,对青岛留下好印象的程砚秋又多次率团来此演戏;1943年,马连良、袁盛戎、袁世海、杨宝森、李少春、张君秋、叶盛兰等都相继来此演出。

在青岛市档案馆所藏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报纸上,可以看到这座戏院的大量演出广告,几乎全是名角名戏,有时也放映热门影片,可见当时的戏院生意很红火。

### 落幕之后,名角重出江湖

然而,随着日本侵占青岛时的封锁,大舞台一度低迷甚至歇业,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后,才逐渐恢复。但是,市民生活困难,剧场上座率并不好。1947年1月,剧院再次改名“新新大戏院”,由章耕夫等人承包,但观众仍俗称为“新新大舞台”或者“大舞台”。不过,营业状况仍然不见好转。1948年,新新大戏院再次易主,改称“永安大戏院”恢复演出。档案中,青岛市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刘延志给青岛市商会的呈文显示:“本

会会员柳宏林(永安大戏院经理)呈称,窃查前新新大戏院经理王子美因营业亏累无意进行,兹由各股东会议议决另行改组,变更商号名称为永安大戏院,经理改由柳宏林兼理,负责经营一切业务,系经全体股东同意并无其他纠纷”(1948年2月25日)。之后,永安大戏院增聘坤伶吴筱兰等,进行了票价调整。

在青岛解放前后,永安大戏院曾经减低过票价:“自春节后市场物价平和,为优待顾客起见,自即日起将票价减低”(《光华日报》)。之后,“东山再起”。青岛市京剧团成立后,“领衔主演、著名老生言少朋和张少楼伉俪、著名梅派旦角张春秋、著名武生韩小楼、著名麒派传人董春伯等就在此演出了许多精彩剧目。1952年8月17日至9月11日,梅兰芳亲率梅兰芳剧团来青,在他所熟悉的永安大戏院演出梅派名剧《贵妃醉酒》《凤还巢》《霸王别姬》等,每天的演出都是一票难求。临开演时,剧院门前总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真有万人空巷之势”,吕铭康先生称,1950年5月,程砚秋率团来此演出。尚小云也率团先后三次来此演出。1953年8月,马连良率实力雄厚的马连良剧团来此演出……

然而,戏院的命运还是一曲唱完的剧目,大幕徐徐落下。1994年,有着辉煌历史的老剧场大舞台——永安大戏院拆除。2020年,永安大戏院,一个一度消失的名字又重现江湖,四方剧院改名为永安大戏院,继续为岛城市民带来门类丰富的戏曲和话剧演出。

## 浴池往昔 玉生池澡堂的众生相

平度支路的门牌号很特别,平度路32号占据了道路的两面。平度支路与德县路交叉的商务酒店,以及对面的宾馆和大众浴池,都在地图上显示为平度路32号。

在档案记载中,32号,也叫浴池:玉生池。

档案显示玉生池开办的时间为1942年5月30日(也可能取得执照的时间),经理为掖县人王德聚。它的隔壁,德县路23号乙的“新新池”和玉生池同天开办,而且执照号码都是挨着的,分别为742和743号。新新池的经理为平度人高吉良,门牌号为德县路,但门面也在平度支路上。

相比较而言,玉生池的名气更大。青岛文史学者张向阳先生称:“它的开业,是当时中山路商圈的需要,也是把洗澡的顾客按照从事的职业自动和去三新楼的顾客区分开来。当时市政机关的办事人员,外地来青的演出人员,都要到玉生池洗澡,在上世纪70年代,听老职工吴家祥、王化林讲述:‘抗日名将傅作义在旁边的大戏院看完演出就来过这里。’当时的京剧名伶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等演出后都在这里洗澡。这里的老板和永安大戏院的老板是老乡,所以,老乡跟老乡的买卖也沾了光,全国的名流,都知道青岛有个玉生池澡堂。”

张向阳先生曾于上世纪70年代在玉生池工作,负责玉生池的旅店部分和通讯报道工作,他说,玉生池澡堂选择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中高

层级的客户群,虽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但也给管理和运营服务提出了更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旧社会的玉生池,面对的是达官贵人和各界名流,对服务员的综合素质都有很高的要求,员工的心上也都有一根弦儿。有民谣说:“想吃玉生池澡堂的饭,得拿命来换!”如履薄冰。

玉生池澡堂和天德塘一样,也分为官座与雅座,盆浴和盆浴高档单间,每一层楼都设有修脚、搓背、理发、推拿等,还有洗衣、品茶等配套服务。

“那时在玉生池澡堂的服务员也是分等级的,有上柜、中柜、下柜。上柜主要指售票、算帐、会计、把头 etc,中柜指服务员和一般的接待、跑堂人员、做活的老师傅。下柜指池门挑草鞋的、做活的学徒(修脚、搓背)等,由于服务员和做活人员都没有工资,服务员靠小费分成,当然上柜、中柜的小费比下柜要多。人们对洗澡,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清洁卫生,还作为一种礼仪、公德,共同遵守着,譬如遇到庆典、婚礼,接待朋友、会客等等都要先焚香洗澡以示尊敬,洗澡还是与朋友消遣休闲的好去处”。

玉生池澡堂是青岛市较早开桑拿浴的澡堂,上世纪80年代,玉生池澡堂就在二楼开设了桑拿浴,价格不菲。进入上世纪90年代,桑拿浴开始在青岛普及了。

如今,玉生池已经消失,大众浴池是一种时代的接力,一如老街区的生态,在时代的律动中变换着新身份,过去的,值得怀念,未来的,也值得期待。



平度路1号转角



平度路2号里院



平度路45号文明里



改造中的平度路